

美國暴行紀實

蘇南文聯籌委會編



前記

在全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運動中，我們編選了這本以美軍在中國和朝鮮暴行為中心內容的小集子，提供給文藝工作者作為創作和一般宣傳的參考資料。

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在美帝的魔掌下，不知受盡了多少殘殺與迫害；朝鮮人民所受的荼毒也同樣的深鉅；這是一本編不盡、看不完的血史。這處所蒐集的，還僅祇是美帝滔天罪行中的一二點滴而已。同時，因為時間匆促，資料缺乏及查尋困難，我們雖作了些努力，但資料的面還是不夠廣的（如一八四〇年至一九四〇年間的資料），有些資料還不夠具體、完整（如景明大樓案等）。因此我們要求讀者們協助，能將一般不易蒐集的有關美帝暴行，中朝人民英勇抗美事蹟，以及其它可以幫助同胞們認識美帝、堅定鬥爭信心的資料，繼續供給我們；對賜予協助的讀者，我們當略致酬謝。我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下，使我們以後這一類的出版物獲得充實。

當着本書編好付印的時候，正是全國人民已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新的反美愛國運動高潮，中朝人民在朝鮮前線已繼解放平壤後光復漢城，並繼續大舉南進，追殲殘敵的時候，美帝國主義的收

局是已完全註定了，而且還將繼續失敗下去，直至最後滅亡！當我們記起了過去和今天美帝在中華土地上所寫下的這一連串深仇血債，面對着今天全中國全世界人民空前勝利的形勢，就正像人民日報社論所指出的：讓我們「在偉大的愛國主義旗幟下，爲鞏固和擴大我們的勝利而更勇敢地奮鬥吧！我們的事業是先進的、正義的，是與全人類利益相一致的，渺小的醜弱的反動的帝國主義如果不停止它對於中國和東方的侵略，就只有加速它自己的滅亡！而我們的偉大祖國，却將永遠不可動搖地前進，再前進！

百倍地鞏固和熱愛我們的祖國！我們的偉大祖國萬歲！」

編者

目錄

前記

美軍在華暴行紀實（梅雨）	一
從上海的路名看美帝罪行（鄧普）	八
一百年前美帝就開始侵略我們了（鄧普）	一〇
從華爾墓看美帝鎮壓中國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暴行（洪滔）	一四
五卅慘案時美帝在滬殺人罪行（大公報）	一八
沈崇案始末（文萃等）	二三
漢口景明大樓美軍集體強姦案（大眾日報）	二八
美兵一拳打死賊大咬子（唐海）	三〇
程永芳無辜被美兵刺了三刀（許魯文）	三五
三國美國華工的血淚史（蘇南日報）	三九
看美帝過去怎樣在上海橫行（大公報）	四二

美軍在南京無故毆打小學生（張目）	四四
我的女兒是怎樣受騙的（金太太）	四九
駐昆明美軍與蔣匪軍官合謀在「茶舞晚會」上集體強姦女職員（白）	五三
瀋陽美國間諜案述要（新華時事叢刊）	五五
回憶中美合作所（屈楚）	六〇
美國侵略軍的獸性（李莊）	六三
大田附近屍坑慘象（解放日報）	六八
美軍和李承晚傀儡軍的滔天罪行（人民日報）	七二
強盜！野獸（青年報）	七五

美軍在華暴行記實

梅雨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九月十六日，第一批美軍在青島登陸，直到一九四九年初被迫撤退時，兩年多中，以侵略中國爲目的之美軍除了積極幫助國民黨反動派的賣國政府，直接進行內戰企圖維持其獨裁統治外，在「美國政府協助中國獲得和平與統一，陸戰隊不過爲此政策之工具而已」的美麗謊言所掩蓋下，在中國人民用生命和鮮血保衛過的土地上，曾演出無數的暴行，凡是美軍足跡到處，無論是上海、南京、青島、北平、天津、漢口、重慶，都是橫行無忌，肆意搶殺中國人民，劫掠財物，強姦婦女，武裝走私，儼然以戰勝者的姿態，把中國作爲被征服者看待，這種暴行曾使每一個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國人民，感到莫大的憤怒和仇視。現在，當美帝侵略軍在蹂躪着朝鮮人民之餘，又狂妄地企圖再度闖入我神聖莊嚴的國土進行再一次的暴行的時候，讓我們再慘痛地回憶一下美軍駐華期間的種種暴行是完全必要的。這裏，我們根據當時少數民間報刊上零星記載的極不完全的材料，把其中較重大的事件整理出來，從這些事件裏，可以幫助我們看清侵略者的嘴臉，看清這些野獸們會怎樣地侮辱我們民族的尊嚴和屠殺中國人民。

一、閩禍傷人事件

這裏僅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次年八月在上海一地所發生的美軍吉普車撞死、撞傷中國人民的事件，舉出幾個例子：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上海美軍用二噸半巨型卡車，沿亞爾培路狂駛，撞傷中國汽車一輛，死三人重傷一人，該車闖禍後加速逃走，又撞毀三輪車一輛，車夫被撞死，乘客重傷，而該車仍不停止，疾向巨瀨達路口駛去，後又撞傷兩行人，毀人力車數輛，並輾死一人，撞倒樹木數棵，電線桿數根，該車共肇禍四處，前後輾死五人重傷三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上海文匯報載自一月一日至十六日僅半月中，美軍車輾斃禍事件，即達一百二十三件，傷害中國人民一百零五人。三月十六日，我國著名劇作家夏衍及翻譯家戈寶權被美軍吉普撞傷。四月七日，十五歲的女孩黃菊芳被上海美軍吉普撞倒，腦漿破裂，胸腿血流如注；同日，五十九歲老婦被吉普從背後撞倒，頭被裂開，慘不忍睹。五月十一日，美海軍中校克力司丁生，駕巨型吉普在上海南京路疾馳，突於山西路口將電車月台衝毀，月台上巨型水門汀柱被撞倒，當時有候乘電車的男女五人遭衝傷，該美軍官於肇禍後，棄車逃走。受傷最重的徐阿生，左背左脚均折斷，於十二日晨斃命，其餘四人均受重傷。八月十六日，上海虹口裏虹橋晚，美軍吉普車急馳過橋，飛快地向裴倫洛路轉彎，車頭已衝入鶴昇茶樓，站在人行道上的一個六歲孩子被輾斃，該車即圖逃走，路旁一青年氣憤不過，當即跳上該車責令停駛，不料美軍不但不停，反將那個青年一棒從車上打下來。八月二十日，上海市立小學校長張詠春，偕其二子張平蓀（十七歲），行經畢勘路五一號門首，突有美軍醫院之瀝國四一九號軍醫車衝上人行道，將張平

豫當場撞死，張詠春被撞出丈許外，受重傷，第二日不治身死。

以上事件不過是美軍駐華兩年中所發生的千萬件事件中幾個例子，從當時國民黨反動派上海「官方」發表的一個統計材料中可以看到：自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至次年一月十日的一百二十六天中，曾經發生美軍吉普車撞傷撞死的事件有四百九十五起之多，平均每天就有四件慘案，被撞傷撞死者計二百三十六人，平均每天死傷兩人。實際上當然是不止此數的。

另據當時六份報紙所載吉普慘案的不完全統計：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起至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止的七十八件吉普慘案，即有一百十五人重傷，內三十四人死亡。

又據文匯報載，僑上海廣慈醫院一處，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份因被美軍吉普車撞傷而入院者達三十五人，其中重傷二人，因傷致死者五人。如以「官方」統計每天平均死傷二人，在美軍駐華期間，僅上海一地，即有三千人左右冤死於美軍吉普車輪下。

不僅陸地上美軍吉普車到處逞兇，在上海，停泊於黃浦江中的美艦，也屢屢撞壞民船與工人。如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六日駁船一隻為美登陸艇撞沉，死一人，傷二人；五月二十二日帆船一隻為美運輸船撞沉，水手翁阿品撞死。九月六日，美商衛利號公司巨輪 *Stensleden* 號，在吳淞口外撞翻復興拖駁運輸公司小火輪載罐頭食品の木船三只，除全部貨物都沉入海底外，同時有船員十四人都被傾覆海中，事後僅四人得救生還。據一九四六年聯合晚報統計，十一個月中，上海一地計有百餘水上工人成了美艦的犧牲者。

此外，美軍在其他城市所鬧的車禍，更是多不勝舉。例如：根據過去報紙不完全的材料，在

一九四六年八月份，美軍汽車在北平肇事較嚴重者八起，撞死七人，傷一人。從九月十二日到十月三日的三週中，美軍吉普在天津肇事較嚴重者六起，有時一日達四起以上。在南京，肇事的次數一樣頻仍，例如：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唐慧融老嫗，坐在人力車上，在碑亭巷口被美大使館使字〇三四一四號吉普撞死，受害人家屬到美大使館及美軍顧問團交涉時，所得到的答覆却是：「美軍根本無罪。」

二、毒打搶殺事件

以勝利者的姿態任意毆辱和殺害我國人民，正是美國的「文明」之一，難以數計的我國人民曾經這樣地白白犧牲了，美國侵略者的兇殘暴行是永遠烙印在我國人民的心中。這裏仍以上海一地為例：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月短短的兩個月中，根據零星的統計，美軍即曾無故毆傷及槍殺七、八人，例如十月八日，在市中心區共榮路恆產公司附近，美軍藉口說一個中國工人偷了公司裏一包糖，而開槍打死了這個工人。一九四六年一月到十月，美軍在上海所造成的血案，幾乎無日無之，其中較大的事件也不下三十餘件，例如：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兩萬失業工人遊行請願，經過北京路外灘時，一羣美軍竟在一大廈高層用啤酒瓶猛擲工人，擊傷工人五名，內兩人重傷。八月二十三日，上海美水兵三人，在酩酊大醉後，僱三輪車一輛，令車夫快跑，當車夫精疲力竭時，三水兵突從車上跳下，對車夫「突擊」，將車夫趙培甫毆致重傷。九月五日，上海一美兵闖進陝西南路一家商店裏，硬賴該店偷了他的東西，並蠻不講理地毒打該店店員，毆毀店內器具。九

月二十二日，美軍在上海漢口路華都舞廳門首無故毆死人力車夫戚大駿子，出事後，在葛目隱匿下，該殺人犯美軍竟乘美軍巡邏車揚長而去。

在天津，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農民何萬順在美軍營房附近，收割田禾，竟被美軍開槍射殺。九月二十三日，美軍將十一歲女孩胡小妹抱投河中淹斃，一行人下水拯救時，該美軍還在岸上旁觀取樂。隔了四天，兩美軍又在牆子河旁，將一女丐推入河中淹斃。在北平，九月十九日，一個中國農民任義莊，行經西苑飛機場附近時，被美軍守衛擊斃。九月二十六日晚，美軍一人竟闖入北京飯店二二九號中共駐平代表團女工作人員宿舍內，經嚴斥始狼狽逃遁。

爲南京人民所切齒痛恨，永誌不忘的美軍溺斃納涼居民的中和橋事件及毆傷小學師生十餘人的新生小學事件，正是美軍毆辱殺傷中國人民的無數事件中兩個例子。

三、劫奪騷擾事件

當美國侵略軍瘋狂地向漢城進攻時，麥克阿瑟這個屠夫會這樣地「鼓舞」他的士兵們：你們打下漢城以後，「漢城所有的女人都是你們的了；你們可以寄包裹回美國去」，美國侵略軍的這種無恥獸行和強盜行爲對中國人民說來，是完全不陌生的。下面是無數事例中的幾個；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上海報載，美水兵一人入皮鞋商店，搶去皮鞋一雙，店主追出，遭其擊倒於地，同時，美軍十餘人在上海最熱鬧的南京路大新公司附近，結夥搶去行人的大衣手錶等物。八月二十四日，上海報載：美軍官在台鹽侵吞我十五萬美元之金條，該軍官現在美國，仍

遺遙法外。

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的上海文匯報和九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都會刊載了隨著卜秋雲和于不平的控訴書。憤慨地陳述着被一羣美軍武裝搜查和搶劫的經過。

駐華美軍搶劫中國人民財物的事件，僅據「官方」統計，單從一九四五年十月至一九四六年一月的一百天中，共發生九十起，幾乎每天平均一起。

四、污辱和強姦事件

美軍污辱和強姦我國婦女的事件更是罄竹難書，這羣野獸們，在中國足跡所到之處，都留下了無恥的痕跡，他們以壓迫和欺侮「黑奴」的暴行，同樣對待中國人民。強姦事件中最大的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的北平的沈崇事件和一九四八年八月八日的漢口景明大樓集體強姦事件，尤其是沈崇事件，當時會激起全國性的抗暴運動；為什麼沈崇事件會激起那樣普遍的情怒呢？這正因為在這以前美軍的強姦暴行已經遍地皆是，已經使全國愛國人民忍無可忍，而終於爆發出積壓的仇恨。當時在城市街頭，美軍公開搶抱婦女載上吉普而去的，以及公開闖入民家污辱婦女的，尤非常普遍。例如：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上海新昌路鄧姓女子由外歸家，竟被四箇美兵跟蹤闖入，強行姦淫。六月二十八日，重慶美兵四名，竟公然闖入會仙大廈旅社女浴室，對正在沐浴的婦女百般侮辱，復糾集美兵二十餘人將旅社大肆搗毀。九月三日，南京一個婦女給一個報館的信中說：「我在家鄉淪陷時，曾遭六個鬼子侮辱，千辛萬苦逃出來。不幸現在又被高鼻子盟軍施以非

X

X

X

以上所舉的例子，不過是千萬件美軍暴行中的寥寥數件，但備從這些例子中，已可以看出美國侵略者對待中國人民的態度是完全和日本侵略者一樣的，都同樣把中國土地當作是他們自己的花園，把中國人民當作他們自己的奴隸。同時，今天的美國侵略者不但完全代替了昨天的日本侵略者的地位，而其殘暴、貪婪、無恥，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因為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是露骨的，蠻幹的；而美國侵略者的一切侵略行為，却都套着美麗的外衣。昨天的日本侵略者和今天的美國侵略者對於奴役中國的目的是相同的，而更壞的在於是昨天的日本是花臉的強盜，獐獍面目是容易看出來的；而今天的美國侵略者却是戴着假面，穿着偽裝，打着天藍色的「聯合國」的旗幟。可是，中國廣大的人民是不會永遠被蒙蔽欺騙的，因為他們曾是直接的受害者，如沈崇、臧大咬子的家屬，以及南京的中和橋被溺斃者的家屬，被毆打致傷的新生小學的師生等，以及其他美軍無數暴行的身受者和目擊者：……不論殘暴的侵略者打着什麼招牌，穿着什麼外衣，說着什麼謊言，是永遠能清楚地看出他們的「廬山真面目」的。今天，當美國侵略者又企圖再一次闖入祖國的國土，進行再一次的暴行的時候，在廣大人民一致起來要求復仇的火焰下，侵略者是終將被燒得粉身碎骨的！

從上海的路名看美帝罪行

鄧 普

上海美租界開闢以後二年，廣大的中國人民忍受不住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的統治階級的雙重剝削，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至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大軍破南京，定爲天京，上海的太平軍地方部隊小刀會即於九月八日起義響應，解放了上海縣城。此時的上海道台吳健彰被圍困在城內；吳健彰於混入官場之前，曾在美帝的洋行內任買辦，是美帝所豢養的一條走狗，所以美帝決意把他救出來。由南浸信會的牧師晏瑪太(Dr. M. T. Yates)——晏瑪太的家恰住在城腳邊——，派了兩個美國人，混入城中，以繩索將吳健彰自城牆上縋至晏家掩藏，隨後助他逃入租界中。

美帝救出了吳健彰的狗命，就包庇着他作反對革命，恢復縣城的舉動。授洋槍，借洋兵，苦與小刀會爲敵，並封鎖他們和外界的交通。小刀會在上海縣城裏堅持了一年又五個月，終因不及與大軍會師而遭內外反動派合力擊敗。晏瑪太在這次反人民的陰謀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後來又在帝國主義者統治上海的中心機構工部局裏担任過一八六八年至七〇年的董事，所以中區有條以他的姓氏爲名的同孚路，現在改名石門一路。

小刀會起義失敗以後的第六年（即一八六〇年），太平軍忠王李秀成率主力部隊進攻上海，反動統治份子在美帝教唆之下，以重金美色，招雇了一個美國流氓華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組織「洋鎗隊」來協助頑抗。華德生於麻州山俞城，向來就是個殘暴的流浪漢，受雇於清軍後，即募集菲律賓浪人，組成縱隊替反動派効力。清軍允許他每克一城（上海附近的），賞銀三萬兩，並將一年青的女子嫁華德爲妻。在太平軍英勇的迎擊之下，終於在一八六二年九月廿一日將這個反動派的鷹犬擊斃於戰場上。美帝在痛傷之餘，就會以一條路名來紀念他，即現在正名爲長陽路的舊華德路。

（摘錄自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大公報）

一百年前美帝就開始侵略我們了

鄧 普

鴉片戰爭後美帝是怎樣侵入上海的？

美帝的勢力侵略進上海，是尾隨了英帝而來的。英帝在一八四二年以大砲兵艦打進了吳淞口，屠殺了中國人民，脅迫當時的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簽訂了五口通商條約，攫得種種優越的權利和領事裁判權，繼即由領事官和中國道台商妥，開闢上海英租界，成了以後將近一百年間帝國主義者侵略上海和侵略中國的大本營。由於英帝的侵入，開頭就是挾了武力和政治力量而來的，所以它的真面目，當時就被中國人民識破。

美帝看見英帝在中國最重要的商港上海攫得了利益，眼睛紅了，但是他却以壓衛的手法，好像不費吹灰之力似的，也從中國攫了同樣的利益去，而且裝做是中國的朋友，這隻羊皮狼就混了進來，作縱深的侵略。它首先派遣顧興（Caleb Cushing）做全權公使來華，於一八四四年二月到澳門，見了兩廣總督耆英，軟硬兼施，逼得耆英和他在澳門的一個叫做望廈的小村落裏，締結了所謂望廈中美條約。條約中規定美國人在五個港口通商居住，以及領事裁判的特權，正和英帝所得的不相上下。

接着，美帝也要在上海強佔一大塊地方做租界了。它侵入上海，既沒有使用武力；開闢租界

，也不由領事官代表政治勢力來出面。以後，它就自詡爲這是對華的「友誼」。但究其實際，它對中國人民、上海人民的侵略，和英帝有什麼分別呢！

上海的美租界是由誰出面開闢的呢？真是咄咄怪事，是一個美帝的傳教士！這說起來應該是樁笑話，然而上海的大片土地就會斷送在這個傳教士手裏，一度作了帝國主義者奴役與殘殺中國人民的根據地。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中說：「有位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把掠奪殖民地的方法，用簡單的兩句話，描寫如下：起初是傳教士，然後爲商人，最後便是軍艦大砲。實際上，假仁假義的傳教士，通常總是有名的資本主義欺詐文化底頭等偵探。」對於美帝處心積慮地侵入上海的行動，這真是個最好的寫照。

虹口有條塘沽路，在租界時代的名稱叫做文監師路(Boone Road)，便是美帝紀念這個侵略先鋒的。他的名字是文惠廉(William J. Boone)，是個美國聖公會的主教。他來滬以後，便在蘇州河北岸的虹口區域購地建造教堂。那時候的英租界，南起洋涇浜（今填沒，築爲延安東路），北迄蘇州河；河北之地，尚在界外。這個主教在帝國主義政策指使之下，竟然發動一種陰謀，企圖把他的教堂所在之地的虹口一帶劃作美租界，便於一八四八年向上海道台提出這樣的要求；道台也是非常糊塗而荏弱，經過旬日的交涉以後，竟然「泛指」蘇州河北岸虹口一帶，答允了算是美租界。因而文惠廉輕輕地一動，就在主教的單袍之下，替美帝完成了在上海侵略殖民基地的工作。

到了一八六三年，英租界與美租界合併成爲公共租界。由於租界權力的掌握，表面上是英帝

佔着優勢，一般仍稱之爲英租界，其實此後的英租界中有着美租界的成份，美英和其他帝國主義者共管着這片租界，而一切侵略行爲都有美帝在幕後參加。例如五卅血案，一九二七年阻撓革命勢力，四一二策動蔣匪破壞革命，以及一二八、八一三德忌利士帝武裝侵略，這些發生在租界以及以租界爲策動基地的反人民陰謀，美帝是無一不預聞或直接參加的。祇因上海美租界的創設經過頗爲微妙，表面上的消失又爲時較早，容易使人忽略這個目標。然而將一切罪行僅歸諸英日等帝國主義者，放縱了那一狡猾的美帝罪犯，毋乃是不公允的。飽受美帝荼毒的上海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久已不再上那頭豺狼的掩眼法的當了。

當十九世紀五十——六十年代，上海美租界尙單獨存在時，雖然有教堂在那兒矗立着，主教宣稱正在爲「土人」們贖救「靈魂」，事實上這地方是片黑地獄，公然做着奴隸買賣（「豬仔」買賣）的交易；且使整個的上海蒙受惡名，迄今令人有餘恨！

紐約有條百老匯街，是個紙醉金迷之所。上海的舊美租界中，也有條百老匯路（今改名爲大名路），面臨浦江，就是擄人出賣的黑店集中地帶。這條路上，那時開了很多的洋酒店，老闆都是些十惡不赦的外國冒險家，大抵是在國內犯了重罪，逃逃出境，來至上海租界，而在蘇州河以南又不爲英法帝國主義統治者所歡迎時，就託庇在大主教「創辦」的美租界中。這些外國惡霸，經常在酒肆中以烈酒或蒙汗藥醉倒顧客後，將他們綁架至停在浦江碼頭邊的遠洋輪船上，做一注的好買賣——賣到外洋去或強迫在輪船上充當水手。這樣，不知拆散了多少人家的骨肉，折騰掉多少條年輕力壯的人命！當日的英租界就是這樣的一個黑地獄，放縱着這批外國冒險家做這